



Kulumaha! 回家吧，孩子！ 布農文教基金會的青年培育

「Kulumaha!」—— 子どもたちよ、家に帰ろう！ブヌン文教基金會の青年教育
“Kulumaha!” (Go Home, Kids!) How Does the “Bunun tu Asang” Foundation Train Youth

採訪 | 劉千甄

位於 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的布農文教基金會，坐落在中央山脈山腳下的沖積河階地，南臨鹿鳴溪，北濱北絲鬮溪。環山抱河，景色優美。走進布農部落園區內，遠方傳來悠揚的歌聲，唱著布農族著名的詩歌「Kulumaha! Kulumaha! laupaku……」（回家吧！回家吧！就是現在……）循聲來到園區的部落劇場，台上的青年手舞足蹈地唱歌，流露著自信的眼光，似乎告訴台下的觀眾，回到部落是件令人驕傲的事！

部落的兒童最珍貴

布農文教基金會由白光勝牧師於1995年創立。創立背景可回溯到白牧師在桃源村延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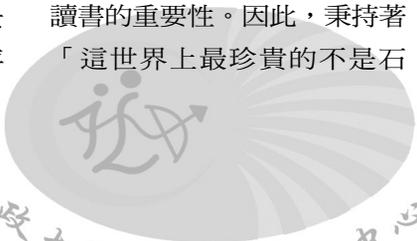


部落青年在咖啡屋歡樂地工作。（圖片提供 布農文教基金會）

教會服務時，看見部落孩童經常因父母外出工作，在課業上疏於照料，白牧師也想起在求學過程中，深受父母親的支持，然而身邊朋友卻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被迫選擇高危險的勞力工作，因而瞭解到讀書的重要性。因此，秉持著「這世界上最珍貴的不是石

油，而是兒童」的信念，白牧師重視兒童與青年的重要性，希望孩童能從小受到關照，不要成為社會上的問題製造者，於是在教會開啟關懷兒童的事工。

起初，白牧師先從教會中的主日學開始做起，利用課餘時間為小朋友課輔。有趣的





布農文教基金會創辦人白光勝牧師。(圖片提供 布農文教基金會)

是，相較於其他科目，白牧師特別注重英語的學習。除了因求學過程中，與外國人接觸頻繁而練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語外，更認知到英語是現代的國際通用語言，所以希望讓部落內的學生學好英語，出去外面後能與都會學生同樣具備競爭力。除此之外，白牧師也和各大專院校的「山地服務隊」合作，透過寒暑假的育樂營為學生課輔，帶給部落孩童不一樣

的文化刺激。

這些課輔的對象多為國小、國中的學生。幾年下來，白牧師發現到這些學生的學習基礎偏弱，這和學齡前的教育有很大的關係。然而地處偏遠的部落少有幼稚園，多為簡易的托兒所，只具托育而無教育的功能。於是，1991年白牧師創立了全國第一個立案的原住民族幼稚園——布農幼稚園。體認到布農族傳統文化的豐富

白牧師在桃源村延平教會服務時，看見部落孩童經常因父母外出工作，在課業上疏於照料，白牧師也想起在求學過程中，深受父母親的支持，然而身邊朋友卻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被迫選擇高危險的勞力工作，因而瞭解到讀書的重要性。



之美，布農幼稚園不僅開設基本的學前教育，還開設布農族傳統歌舞及編織的課程，從小培養孩童對布農族文化的認同。

布農部落屋 傳承布農族文化

布農文教基金會的資金來源，起初多仰賴社會上的慈善捐款，在「直接給一條魚，不如給一根釣竿」的想法之下，加上許多外來遊客給予的靈感，白牧師開始著手計畫布農部落屋的希望工程，結合文化傳承、觀光遊憩、有機農業、社會工作等概念，創造工作機





青年的出走與不足成為布農部落屋發展的難題之一。儘管現實的壓力與辛苦，使他們必須面臨許多抉擇，但他們卻甘之如飴。園區內的青年認為，他們所代表的是部落生命力的傳承與延續，留在部落也讓其他的青年與中年人看到部落是有未來的。



會，讓部落青年不必離鄉背井從事低層的勞力工作，提供部落青年一條回到家鄉發展的路。

布農部落屋在完工後，成為白牧師培育在地青年的主要場域。布農部落屋園區內包括風味餐廳、咖啡屋、編織室、農特產品展售、住宿、部落劇場等等。穿梭在園區中的工作人員，大多為高中以上的大專青年。雖頂著稚嫩生澀的面孔，做起事來卻一點都不馬虎。園區內每一件大小事，無論是房務的清掃，或者在不斷翻桌的餐廳裡來來回回，又或

者在園區內農地耕種、牧場養牛羊、部落導覽、赴外表演等等，對一個正值青春年華的青年來說，何等不易。

在布農部落屋裡，其中讓大部分遊客慕名前來的就是部落劇場。部落劇場的表演多元，不僅有布農族傳統歌謠，如頗負盛名的八部合音、報戰功、〈Kulumaha〉（孩子，回家吧！）詩歌，還有其他民族的歌舞，如鄒族的送神曲、卑南族的南王系之歌等等。舞台上的這些舞者，大多是在園區工作的青年。這些表演對他們來說，不只是單純的舞台表演，更展演了自己美麗且深厚的文化，傳承著布農族獨特之美。相較於其他布農族青年或許一輩子都不清楚報戰功的內容與意義，也不知道如何唱八部合音，但布農部落屋卻提供了這樣的場域，讓這些青年實踐歌謠文化並傳承本族的生命力。

出走或留守 部落青年的兩難

然而，隨著布農部落屋發展規模擴大，工作量也隨之增加。事實上，在布農部落屋工作的青年們並不輕鬆。平時白天除了要負責園區內的工作，表演時間一到，又必須立刻放下手邊工作趕到劇場演出。因



布農部落屋的無毒有機蔬菜園。
(圖片提供 布農文教基金會)

此，時常發生魚煎到一半就必須跑劇場，回來之後魚卻燒焦的窘境。晚上工作結束之後，有時還需要繼續練習，準備新的舞碼。隨著年齡增長，青年在升上大學後往往面臨繼續待在布農部落屋或出外求學的兩難。青年的出走與不足成為布農部落屋發展的難題之一。儘管現實的壓力與辛苦，使他們必須面臨許多抉擇，但他們卻甘之如飴。園區內的青年認為，他們所代表的是部落生命力的傳承與延續，留在部落也讓其他的青年與中年人看到部



余亞萍擇其所愛，最後在自己的部落服務。（圖片提供布農文教基金會）

落是有未來的。

在布農部落屋工作多年，來自桃源村的布農族人余亞萍即為一例。身為布農部落屋高階主管的她，外表精明幹練、談吐大方，對園區內的經營管理瞭若指掌，殊不知她原本從事的是台東馬偕醫院的護理工作。從小受到白牧師的照顧，成績優異，在考大學那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台北護專。畢業後，也順利在台東馬偕醫院工作。然而，時逢布農文教基金會的草創期，需要大量的人力協助，而余亞萍自然也受到白牧師的邀請，投入當時布農紅葉溫泉的管理事業。在收入

穩定的工作與為部落服務的抉擇及掙扎下，她毅然決然投奔部落，幫助自己的族人。曾在外地打拚多年的她表示，平地的社會不若部落來得親切，原住民族往往因為生活習慣與背景的不同而受到歧視，漸漸失去自己的民族認同。然而，回到部落工作不但是熟悉的環境，更多了在外地工作所沒有的自在與親切。這幾年的工作經驗也發掘她另一項潛能——管理經營，而後讓她在台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碩士班繼續進修，以求未來在布農部落屋的管理知識上更上一層樓。

鋪上一條回家的路

對許多部落青年來說，在大環境的現實壓力下，找到一條回家的路總是不易。即便麥子落土，從發芽到結穗也得歷經許多日曬風霜。在布農部落屋工作的青年們，承受著同齡青年所體會不到的辛苦，小小的肩膀背負著布農族文化傳承的使命，卻也享受著同齡青年所感受不到的成就與喜樂。近年來，其周邊的鄉里如海端鄉、鹿野鄉，也陸續加入布農部落屋的工作行列，藉此學習白牧師的發展經驗，為在地青年鋪上一條回家的路。◆

